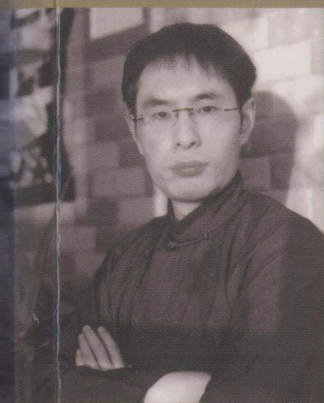




一個人們尚不知道的事實是：

民主

不是最不壞的，而恰恰是最壞的！

人蘇世 徐晉如/著

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錄
China under Mob Rule:

The Memoir of Peking University's
First Ultrarightist

人蘇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錄／徐晉如著．

— 初版．— 臺北市：風雲時代，

2005〔民94〕

面： 公分．—

ISBN 986-146-132-9 (平裝)

1. 論叢與雜著

078

93022184

人文風雲系列 0007

人蘇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錄

作 者：徐晉如

出 版 者：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所：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78號7樓之3

網 址：http://www.books.com.tw/books_order/st.htm

信 箱：h7560949@ms15.hinet.net

服務專線：(02)27560949

郵撥帳號：12043291

責任編輯：朱墨菲

封面設計：唐心韻

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版權授權：徐晉如

初版日期：2005年02月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10樓

電 話：(02)2249-610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22759935

©2005 by Storm & Stress Publishing Co. Printed in Taiwan

定 價：3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退回本社更換

謹以此書獻給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
—— 蔡仲德先生 (1937-2004)

◎ 緣 起 /01

第一編 知識分子是誰 06

九十年代哲學筆記 /07

應該如何為知識分子除魅 /30

康聖人碰見章瘋子 /41

貧嘴金聖嘆的幸福生活 /52

北大人的自由與清華人的自由 /57

寬容的本質是鄉愿 /62

伏爾泰是個什麼東西？ /64

九·一一事件周年感賦——關於人道主義 /68

論無知的道德與暴虐 /72

蔣子《政治儒學》平議 /76

第二編 民主恰恰是最壞的81

民主駁議 /82

我來革「革命現代京劇」的命 /92

民主社會的石膏像——也談余秋雨 /106

蒼蠅解剖手記 /115

自由的狂歡還是民主的鬧劇？ /124

愛國與喫人——我為趙薇言 /128

雪村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132

人蘇世

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錄

當平等妨害公正的時候 /136

白話文運動反動在何處？ /141

第三編 唯意志詩學 151

綴石軒詩話 /152

落花身世憑誰問 /172

程硯秋與二十世紀 /177

從崑曲到皮黃 /192

周作人吳偉業合論 /203

為惜蒼茫、景物無人賞 /209

第四編 悲劇理論 216

美狄亞 —— 論康敏的悲劇意義及其他 /217

沈淪的迷羊 —— 感受郁達夫 /238

七影音傳·上 /246

《飲馬流花河》論 /255

第五編 喜劇理論 263

作為反《紅樓夢》的《鹿鼎記》 /264

七影音傳·下 /282

為璩美鳳喝彩 /288

目錄

第六編 我的心靈竟如此柔弱 292

二十自序：我本零餘 /293

誰得真自由 /297

聆 曲 /300

到哪裏尋回舊日的精神 /302

所謂古典愛情 /305

後 記 /316

有所不為 —— 晉如自述 /321

.....



緣 起

大約在十年前，當時我的家庭經歷了一場巨變，這使我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把魯迅著作當作心靈惟一的託庇所，於是，我也像少年魯迅一樣，忽然萌生出一種強烈的道德使命感。我覺得自己應該去做一個殉道者，通過切實的行動對於這個世界予以批判。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文學成為我的夢想。然而，到一九九九年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卻感到很茫然。我不善於編故事，也不能寫作輕鬆的文字，對於社會弱勢群體更缺乏同情，企圖通過文字來感染人，顯然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妄想。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就在我彷徨無依的時候，上海師大著名學者王昆吾先生表示歡迎我報考他的博士生。我的確曾經很想進入專門的學術機構，清華、北大的諸位師長也多認為我天賦甚佳，可堪造就，於是我就想：那麼，我便去投考博士吧。於是就開始復習迎考，於是報名，於是請了我在北大的兩位老師——費振剛先生和程郁綬先生給我寫推薦信。

兩位先生為我寫的推薦信我至今珍藏，費先生本來寫的是「我謹推薦」，後來又在「推薦」前面添了「鄭重」二字，他們還有其他學術界的前輩對我的關愛，我永生都不會忘記！

不巧的是，當年的上海師大忽然嚴格按照制度辦事，本科畢業生工作未滿六年不予報名，這樣，我又祇好繼續彷徨。二〇〇〇年的九月，臺灣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經盧仁龍先生——我在最困難的時候，就

曾得到盧先生無私的幫助——之介，答應幫我辦理手續赴臺讀博。

事情開始倒也順利，然而，由於我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學術機構，臺灣陸委會就把我的申請駁回了。二〇〇一年的下半年，我重又申請了一次，這次臺灣方面倒沒有什麼意見，旅臺證也下來了，卻遇到別的阻力，終於沒能成行。這樣，進入專門的學術機構的願望又落空了。

進不了專門的學術機構，我並不十分遺憾。子曰：「君子不器。」我在內心深處也並不希望局限在某一種職業，即使這種職業是自己所深深熱愛的。然而不能去臺灣感受一下古龍先生曾經生活過的環境，不能親身體驗臺灣式的華人文化，倒真令我抱憾。我很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彈丸之地，竟能誕生出古龍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天才，誕生出華人文學當中最具有現代性的那些作品——古龍小說？看來，這個謎祇有等我將來有機會再去解了。

彷徨是對於思考著的人相當有益的一種生存狀況。人在彷徨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很多在通常狀況下不會發現的東西。我就在這個時候，更為深刻地理解著生存的荒謬性、歷史的喜劇性，同時，也就更為深刻地認識了自己。

這期間，我曾經遭遇了一次短暫的愛情，而最終，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我以前一直生活在大學校園內——前兩年是在清華，後三年是在北大，我絕沒有想到人心原來可以卑劣、下作、無恥到那樣的地步，我這纔明白，尼采何以把那些道德主義的庸眾喚作「群畜」，它們那沒有靈魂的生命，的確和畜生沒有什麼分別。

我很後悔虛擲了那麼多的時光。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我縱情於歌，縱情於酒，最終除了留下那些「歌哭無端字字真」的詩句，什麼也沒有剩下。盧躍剛先生說讀了我的詩，很詫訝於中國當代文學竟還有如

此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東西，余杰稱我為當代龔自珍，然而，詩畢竟是一種太過個人化的體裁，它甚至不能給同類的人們以更多的慰藉。

我從不懷疑自己是在永不停息地追索真理，但是我從來都對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抱以深深的警惕，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不朽事業我是做不來的，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餘人。

因為這樣的一種心緒，我就總是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但在經歷了那場奇恥大辱以後，我忽然覺得自己終於有了寫作的理由。我已意識到，雖然我不可能做一個啓蒙者，卻可能通過寫作，帶給更多的生活在寒夜中的人們以溫暖。這個世間的確有一群人，他們和我一樣，把世界看作意志和表象，把情感當作生命惟一的真實，他們也都和我一樣，心靈永遠掙扎在深邃之淵。要是那些日子不曾虛度，我會有更多的文字貢獻給他們。

我的好友陳樸現已遠赴英倫，臨行前，他在給我的信中這樣道：「個性與良知永遠會糾纏著我這樣的人，應該同樣也更加糾纏著你。我感受著你的孤獨，又祇能看著你孤獨下去，知道你是根本不需要安慰的，安慰於你是一種恥辱。我尊重你。這世界於你太大了，又太小了。它太大，以至於你茫然四顧，不僅找不到一個同行者，甚至找不到一個忠實的聽眾。它太小，以至於你感覺自己被身邊熙熙的人群擠壓得馬上就要爆發，哪怕這爆發帶來的祇能是自我的毀滅。誠如錢理群先生所言，知識分子總在堂吉訶德和哈姆萊特間徘徊。我為能夠勇往直前的你祝福。我甘願在默默的沈思與祝福中老去。」

他卻不知道，其實我的內心比他還要懦弱，我不但不敢去改造這個世界，甚至也懶得去適應這個世界，我像哈姆萊特一樣，因感受著命

運的殘酷而選擇了彷徨。我心裏總有《哈姆萊特》中的一段對白時時浮現，怎麼也揮之不去：

HAMLET My excellent good friends ! How dost thou, Guidenstern ? Ah, Rosencrantz ! Good lads , how do you both ?

ROSENCRANTZ As the indifferent children of the earth.

GUILDENSTERN Happy in that we are not over happy. ON Fortune's cap we are not the very button.

HAMLET Nor the soles of her shoe ?

ROSENCRANTZ Neither, my lord.

HAMLET Then you live about her waist, or in the middle of her favors ?

GUILDENSTERN Faith, her privates we.

HAMLET In the secret parts of Fortune ? O, most true, she is a strumpet.

（哈姆萊特 我的好朋友們！你好，吉爾登斯吞！啊，羅森格蘭茲！好孩子們，你們兩人都好？

羅森格蘭茲 不過像一般庸庸碌碌之輩，在這世上虛度時光而已。

吉爾登斯吞 無榮無辱便是我們的幸福；我們高不到命

運女神帽子上的鈕扣。

哈姆萊特 也低不到她的鞋底嗎？

羅森格蘭茲 正是，殿下。

哈姆萊特 那麼你們是在她的腰上，或是在她的懷抱之中嗎？

吉爾登斯吞 說老實話，我們是在她的私處。

哈姆萊特 在命運身上秘密的那部分嗎？啊，對了；她本來是一個娼妓。1)

2002年5月23日

1.採用朱生豪先生譯文

第一編

知識分子是誰



九十年代哲學筆記

——關於如何界定貴族和賤民的學說

1

道德（moral）的本性是殘暴的，而那些宣稱信仰它的壞東西卻大講善良！善良人的軟弱，可是你們在攻擊比你們高貴的人們之時，心狠手辣，兇殘無比。

2

人道主義，在本質上虛無、而在邏輯上荒謬的論說¹，反倒被庸眾奉為美德（virtue）的最高標準，他們把理性置身於何地了！尼采說得好，「『人們一直靠犧牲別人來達到促進自我發展的目的』；『生命總是靠消耗別的生命過活的』——不瞭解這一點的人，也就還沒有向誠實邁出第一步。」人道主義者，你們邁出了通向誠實的第一步了嗎？

3

平等怎麼就成了公正呢？機會的公正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平等，結果

1.參看《笑傲江湖》第廿七回：任我行道：「殺人一定要有理由？左大掌門，你喫葷還是喫素？」左冷禪哼了一聲道：「在下殺人也殺，幹麼喫素？」任我行道：「你每殺一人，死者都是罪有應得的了？」左冷禪道：「這個自然。」任我行道：「你喫牛喫羊，牛羊又有甚麼罪？」方證大師道：「阿彌陀佛，任施主這句話，大有菩薩心腸。」左冷禪道：「方證大師別上他的當。他將咱們這八個無辜喪命的弟子比作了牛羊。」任我行道：「蟲蟻牛羊，偃佛凡人，都是眾生。」方證又道：「是，是。阿彌陀佛。」

的平等則使得機會的公正毫無意義。平等，這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謊言和最無恥的訴求，為什麼沒有人把你釘到恥辱柱上！

4

要恨暴君，但更要痛恨庸眾。暴君祇有在你意圖推翻他的時候纔實施專制，而庸眾的專制無時不在！況且，暴君從來都是由庸眾推舉而出！因為這個緣故，每當我看到法輪功轉化人員聲淚俱下地懺悔自己上了李洪志的當的時候，我都忍不住哂笑。一個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總不肯懺悔自己的愚昧，而要把罪過推給別人？

5

在一切罪惡當中，惟一不可能得到寬恕的，祇有愚昧！而智識階層的愚昧，祇能用罪大惡極來形容。不懂得尊重個人的意志和嚮往，智識階層的這種愚昧，是世上一切苦難的根源。

6

有誰能從這無聊的世界中體味幸福？有誰狂妄地宣稱他擁有快樂？這些沒有靈魂的東西，難道你們從來不知道畏懼嗎？

7

命運本就是一個娼妓，哈姆萊特這樣說。他卻不知道，所有的職業娼妓當中，人道主義纔是最姪賤的。它一貫賣弄不懂事的風騷，去引誘處在貴族邊緣的人們走向賤民的道路！當某些披著知識分子外衣的賤人一本正經地說自己是人道主義者的時候，我彷彿聽到上帝在哂笑。

8

同情啊同情，多少罪惡假汝以行！難道僅僅因為軟弱，你就擁有了悲憫旁人的資格？倘若你的悲憫不是因為自身的偉大，則美德於你為何有？你怎麼就不明白，悲憫並不能推論出偉大，而恰恰是因為偉大纔有

資格悲憫？

9

道德根源於庸眾對強者的恐懼，那麼，這卑瑣的東西，你有什麼權利傲慢？

10

現代社會不是叢林——彷彿這樣一來，自古以來社會對人的壓迫就成為理所當然，彷彿他人就不再是地獄，這是怎樣厚顏無恥的論調啊！

11

武裝人民，最終是武裝了暴民。——是的，新聞開放的時代，精英無時不刻不被多數的暴政所統治！

12

新聞開放的時代，優孟衣冠者就成了惟一的英雄：難道我們還能夠相信民主嗎？

13

你相信自由(freedom)嗎？我們還應該問：你渴望自由嗎？那麼，你為什麼還要反對等級制呢？只有讓貴族成其為貴族，賤民重做回賤民，自由才能夠像春天一樣降臨。

14

等級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說，所有人都是不自由的。阿克頓的名言「誰在要求更多的自由，誰就在要求更多的奴役」，其實應表述成「誰在為更多的人要求自由，誰就在為自己要求更多的奴役。」

15

新左派不過是表象，他們的本質都是鼓吹平等的道德家。所以自由

主義（liberalism）的真正敵人是道德。

16

自由主義者的傲慢是知識的傲慢，而新左們的傲慢卻根源於道德。所有形形色色的擁有道德的傲慢的人們，即使你們標榜自己的自由主義者的性質，難道你們就能欺瞞真理了嗎？

17

我寧願走向暴君的絞刑架，也不能讓賤民碰我一個指頭。寧飽獅吻，毋為蟲豸所得。

18

法律從來不嘗試追索人類的心靈，而道德卻總是想越廚代庖。審判人類的靈魂是上帝的事情，誰給了賤民以僭越上帝的機會？

19

有誰曾感受過一切時代的悲愴？有誰敢淡漠強加的歷史？人類呵，凡是帶著神聖感追求個體的利益的，凡是為著無法遏制的激情而為惡的，你們是惟一的美德的擁有者！

20

為旁人犧牲，這樣的奴隸思想竟然成為美德：彷彿民粹主義真的曾經引導過人類上升似的！我寧願去歌頌美狄亞這樣的殺人犯，也不會去同情高加索山上的那個蠢東西！

21

人道主義者們，當你們去同情庸眾的時候，驅使你們與風車戰鬥的，難道除了自覺其為救世主的快感，還能有別的原因嗎？

22

意志強健的靈魂從來都會由於多欲而倍感痛苦。世故的叔本華告訴

我們應當戕滅意志，而純真的尼采則說應當直面痛苦。但是不管怎樣，知足長樂這樣下流的話，祇有中國人纔說得出來！

23

精英創造了歷史，庸眾卻要以人民的名義去搶奪勝利的果實。這歷史已經被顛倒了五千年，我們還要讓它繼續顛倒下去嗎？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倘非愚蠢透頂，便是別有用心。

24

應該這樣區別貴族與賤民：凡是肯定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肯定情感是生命惟一的真實的種群就是貴族，反之就是賤民。

25

在賤民的眼中，世人可分為好人和壞人，而在上帝的眼裏，人們祇有高貴和卑賤的分別。指責貴族的惡，從來都是賤民最趁手的武器。他們卻不知道，即使是惡，也根源於貴族強健的意志，而賤民的違背美德的行爲連惡也說不上，不過是有些猥瑣。

26

哲學是關於心靈的學說。宗教試圖救贖孱弱的靈魂，而哲學則為高貴意志的孤獨宿命提供學理支持。凡信仰上帝的救贖的，上帝一定會拋棄他；而信仰自身自由意志者，上帝卻與他同在。

27

與其讓宗教去救贖人類的靈魂，還不如通過大麻。賤民根本就沒有靈魂，他們甘於像機器一樣循規蹈矩，難道他們就是知識分子的目的？

28

從來就沒有貴族階級對賤民階級的壓迫，祇有賤民階級對貴族階級的仇恨。自從等級制被封印以後，賤民對貴族的仇恨已經演化成赤裸裸